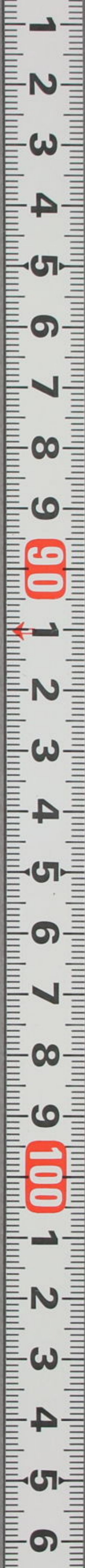


服部誠著
述一部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明治七年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十二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
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十二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
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許氏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廿四冊五百五十二號

東京

奎章閣藏



東京
德經昌記五編

附
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

築地電信局

商會社

附

兜坊為換座

蕃物店

京鴨家一名雇人請宿

妾宅

新溫泉場

附

新繁昌記

第五編 目錄

深川仲街

新市街

附

歸商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築地電信局

服部誠一 著

電信之於世界也可謂開化之驛路而文明之飛脚
也有新事奇談於歐米則不出數日而上於垂細垂
人之耳真是霹靂未響電光掣空火光潑起特地射
人無雖憤夫懶婦終世酣睡而不知世界之大事者
況有不聞有事變於國內之痴乎夫電氣之有速
力也一分時間七周世界故施電信之妙機則一時



間可能傳二萬言於千里非固人脚所能及雖高鼻
先生之羽翼亦可避三舍也溯自今日回顧鏃倉時
代則其迂遠不異見奔猪製狩箭者有急變異事則
役數脚雲奴咿咿喧喧如群蟻拽糧物舁一肩輿而
奔走於東西勞汗雨流晝夜兼行世謂之早追而為
飛報之最神速者然其里程在百里內外則以雲奴
赤脚為桶水不出旬日則不能達東京有事於西郵
則其事既闕而後漸聞於東郵其遲緩如懶牛馱巨
石逾險山彼與是則雲泥万里以此一機足驚拘泥
於舊習矇睡者之愚眼視之萬機可歸化一新美

風也自蕃客來航於橫港來百事百物傳便利之妙
機遂至通電信於四海雖隔万里波濤如一棟牙房
坐而聞倫敦府之新談卧而知華盛頓合衆國之事是皆數日即通談話不異覲面如漢土火災則其
烟焰未滅早已可通我國計亦妙矣日本國內則半
時間可報全國朝有事於長崎則夕聞於東京何又
勞人脚與馬蹄凡電信之有益於世最為多焉政廳
先變動之未起預知遐域之事情商賈及郵船之未
發既問海外之物價其他至瑣細裨益不遑枚舉是
所以於萬國交際不可無電信之設也我國始架電

線於東京與橫濱之間以築地為其心軸現今則交通於官省遂蔓延於國內至本街一杆而懸七線建分局於數所于日本橋于兩國橋于淺草于赤羽于四谷于本郷于品川于千住其他有新設是所生於交際間之便利而可知先哲以四海為兄弟者所以決非虛言也聞輓近通大電線於英米之間閱數十年之星霜費巨百万之財力而全卒其功其海路一千零八十里而直徑有七百八十餘里云不亦大功乎歐洲大都則皆架無數電線於府內恰如蜘蛛網無所不通至如旅館通電信於演戲場預約談觀場之設備云我國亦有許以自費通電線之

命他日東京亦必如歐洲都府縱橫架電線於闔都平獨戲場花街柳巷亦設電線與情人晤大隔數里而話春里之烟花至為與喚隔壁之贈香而飯一搯之儉約談話若長則既有郵便在可投一書於其箱近頃又有稱二階馬車者運轉於新橋與淺草之間一車而載三十名一日而六回往來車極美觀而極駿足其值十錢半途下則總五錢也為最有便方今囊中煖者則脚不踏地而奔走於全都余輩亦雖遇隆世猶禿脚頭而徒行從車夫之後未曾免貧賤之追擊實不可感通之愚生也余將就博識先生問懸

電信於糧途之方或恐雖泰西大醫療愚無藥則亦無治貧良法到底無機關物而終於貧愚間而已寧藏愚狀而可秘也或亦因電線間於海外

電信機之方法有數種如東京則建電信局於築地橫濱亦建其局從鐵道而百步立杆彼此以鐵線相通而局各設一電氣機令隨電氣書字之法也書讀皆用國字因其字數而異其值請報告者亦以國字記其旨趣省御坐候得等冗字要其短文各處電局皆然國內則吹數烟間有其應答謂之文明之飛脚不小宜乎電信者米人撒美伊爾模爾七氏之所發

明也洋曆千八百三十七年始設於華盛頓府距今僅三十七年而至全世界無所不通開化之進步亦可推也既自英吉利通佛蘭西自佛蘭西通伊太利自伊太利通印度地方相次通支那香港自香港通我長崎自長崎達東京又自東京欲通箱館故自英京傳信於我東京僅四日間而可達是由經各地電局為甚速矣若直徑通一線則一日間而可能談話也不亦神速乎間弗蘭希林氏嘗雷鳴時放一紙為知電與雷同物而造避雷針由之則雷神猶可能製百物無以人智不可為者以團扇能出風伯以

噴水器，降雨師，思雲霧亦有製之法，或人曰：「往古有仙人於漢土或吐火焰，或吸流霞，或有出馬於瓢中者，噴雲霧者亦不鮮矣。其為仙也，口吞英佛，臂歷漢土，頭如栗苞，姿似異人，手不離蝙蝠傘，胸必懸時辰器，問事物則無不知者，無不解者，至其虛實本可盡信，以顯微鏡視其肚裏，則空空，朽々，腐腸之外不見一物，蓋才氣之蒸發於外膚故也。此仙亦有因電信得僥倖者，實功未顯於履行進步之中，浮名早鳴於柳橋芳原之間，常棲虛富之雲，而甚厭正路之風，即謂之以不義，製浮雲之仙，余曰：「奇哉，仙乎，蓋有之，聞

化之世，我未見之也。生曰：「仙術元如浮雲，假令雖有之，不能以肉眼見，余說亦如雲，非有所據，子欲握其雲，必有遇，怒雷談話未畢，乍有幾於天上者，霹靂殷々，電光是々，二人吃愕，蒙紗，掩耳目，曰：「籍口，必勿復言，想說則影乍來。」

一夕乘風月，逍遙于街頭，適有閑小茶竈，于電線杆之下者，余借榻小憩，其樓有客，妓侍，席笑語之聲，了々上耳，巡酒數行，鳴絃鏗錚，客歌曰：

倩馬車，欽倩氣，船章臺，花信自何便，春宵猶是不堪待，願繫電絲，容易傳。

妓應其聲歌曰

一片玻璃萬緒思，抱君真影獨眠時。相逢相見難

交語，花上願懸電信絲。

少妓忽止，撚曰：妹聞電信者，傳信息於遠國之器械

或疑用於交際之間，道具既入，新哇之中皆道

電信々々，妹每侍帶書生風之客，無不曾聞電信論

阿姊不記乎，疇昔一六之客一人曰：電信既絕而大

悲歎一人曰：既得電信而有喜色，觀其容裝，外套與

浴衣之外，渾身無一物不見有鍍線，所通電信，舶自

西洋，或因妖教之魔法，度其鍍線者，歟！妹思被阿

市者戀為有情人者，即電信之通也。被阿姊嫌厭為

鼻汁郎者，即電信之絕也。官亦斷髮頭，顧恐亦電信

之客，請教其因緣于妹。大妓腹裏錯愕，自後拽其袂

道：胡說休言，是非兒輩所知。客笑曰：電信報急事之

機，閱世人或有以諂諛買祿者，謂此輩以得其便宜

為電信乎？予則某族何有，其事故不知其餘旨也。

遂執妓手，道：若有通電線於人身之術，願與這子通

一電線，日夜相語，敢問名策於卿。妓頗有才氣，挾撻

於絃間，進坐獻盃，曰：名公大族，則無所觸嫌，忌妄

臆說，敢供一玩。公幸恕之，妾聞新繁昌記有通電信

六

於妾儕者余聞此言錯愕流汗妾始大疑之西人有故後熟視世情事物皆有電信妾聞人身亦有電氣此說發於言行也商人有運舌呼客之電線才子有鬻業買官之電線學者有著書釣名之電線僧侶有說法貪賽之電線凡天地間無電線不通者在妾籍以三絃為電線然非妾輩醜面之所能為客道美而下醜字之口可憎妓道請聞之若嬋妍佳人閱海棠之紅唇唱一曲出楓葉之纖手抱三絃々歌清亮媚笑嬌然則如何忽激客五臟六腑雖英雄豪傑魂飛肉消萬事乃端從意所欲西洋沙之電信者一線而傳一

株言妾儕之電信者三線而寄三種情其電氣之神速惱殺男兒於一曲下烹亭船宿則妾電信局也箱奴喜助則妾電線杆也如新吉原最有電線仲街有四十八戶之茶店編笠茶店羅列于堤下不知其數是皆娼婦之電信局也電線杆有幫間藝者媒婦鵲兒梳攏了鬟等妾思電信元在日本久矣近頃從異人公之說換傳與電之字爾字音雖異所傳之旨趣則同是妾也說而決非議論即妓兒之戲說也公幸怒之客大驚曰卓才哉卿言乎予殿下之所未曾聞予凝凝冰解宜哉名妓之流行速于因電線而傳命

請自今與鄉繫電線于春遊之間余聞其說自樓下
通電線于樓上將告其客妓籍之電信可恐此等方
妓若有因電氣放火光忽燒爛倉庫田宅公之家祿
亦恐為灰燼公速不如建避妓針于臍下之凸處

商會社 附兜坊為換坐

成底以降販賣內外之百貨而通商之盛所未曾聞
也下坊也山手也本所乎深川乎開新市街架新橋
梁表裏建牙房縱橫通捷路公侯之舊邸皆陳列貨
物雖彈丸地不見空荒者何也士族減其祿而商戶
倍其數之故也買者日減而賣者月倍何也產物隨

繁殖製品隨精巧之故也通商之車轉而愈運生產
之源汲而愈溢是以其通商之盛也通商繁昌元
雖因貿易之故然非官解束縛人得自由其繁昌安
能得如茲乎方今都人從事於商業者十中居八九
有數年而創立大家者有數月而被屠身代者實商
戶興廢之秋也決非果報人寐而待僥倖之秋也磨
鷹隼之利爪而施孫吳之詭道運謀於算盤上決勝
於異域外雖轉蹶亦不可空起如無遺物拾馬矢以
可投於菜畝故典舖小厮無枕算盤偷睡於燈背之
情夫酒肆丁稚無擲空樽呵手於雪中之懶夫是非

敢不睡又非敢不寒唯因有後世欲起一家之奮發
心忘睡與寒也在此隆世豈有空呻吟指待時至之愚
夫乎近頃設會議所於府下而專議商事生產之輸
出物價之高低土木之算量道路之修繕等皆其所
管也雖通商然感自設不私龍斷之法因之商社之
盛亦所未曾聞也海有海漕會社陸有陸運會社有
郵便會社有馬車會社至產物與製品亦皆有會社
大小會社無慮數百不可算數其中以第一國立銀
行為最大社駿賀坊有三井組田所坊有小野組其
他島田組在於鐘橋蓬萊社在於蓬萊橋是當今之

豪社也皆建巨大商館積巨萬資金而專通為換之
便實以之可為商社之四傑也既遍出支店於內國
又將及外國噫亦盛哉噫亦盛哉

第一銀行在於海運橋之東岸丸坊之北隅經營之
壯闊建築之美麗不可得言取雛形於泰西而闢龍
宮於陸地石門鐵牆之結構冠近世新築本廈枕溝
渠起基礎五層大樓突兀巍峨屹立於大都之中央
真立凡十二丈一層高於一層一盤聳於一盤望則
如小阿房近則似大伽藍石壁坦於板壁鐵柱滑於
木柱銅瓦鱗次璽粉粧飾銅黑於黑奴面璽白於白

人膚每一層彫欄彩華映射只恨妃嬪不懸紅袖
窓戶皆掩玻璃水光滴瀝願令天女撐繡幕至屋頭
為三尖々頭各建長杆左右則貫金箭指方角中心
則揭白旗為標牌恰有一片金旗飄飄於蒼空如指
揮闔都之商賈乃是開化之技業繁茂而東京之金
花爛熳矣

銀行者專開通商之路而謀搬運之便且保護富家
倍獲貨財之社也甲省廣金匣於千里之勞無懼撈
兒網之憂乙免失金庫於一火之難有得債主株之
利少年亦無被娼妓剝奪之憂直夫亦無被奸商欺

騙之憂雖老嫗臍蓄錢必可托之亦無被愛兒鼠食
之憂社亦以千金為萬金之融通互謀利共生益可
謂商間之商也館內分局各有其課有掌帳合者有
掌計算者有貨幣司有證印司或主印紙或主證券
也似小政廳彈算盤聲多於露商炒豌豆飄記簿影
多於菓舖燒片餅金錢出入多於妓局冷客措幣大
小多於工場鉋屑金銀圓幣亦多於團碁會之石此
社小斯倪措幣如屑紙視圓貨如瓦礫至其社長視
為土芥款不然小厮以非我有不敢顧之為社長者
閱一錢之損益不敢忽之嚴設規則公示損益不見

有寸虛是子母錢家之本旨也。近來子母錢家之繁昌最盛矣。有日償金有月償金。或有稱鴉金者。今夕所貸期明朝之鳴鴉。令償之。如誤一刻。倍其子錢之約也。恰如借地獄金。不亦苛酷乎。借之者之生計如逾銅山脚。一蹶身乍斃。起之金也。斃之亦金。甲借一圓。盤於憤鼻禪乙。借千金償一介。編笠甲則可憐乙則可惡。然皆不出情與懶之間。在開化世皆無用人。欲醫無用人之貧病。以西河原之石為貨幣。猶不足救到底療治貧病。不如鞭打惰夫。勸其力食。勞者多則貧者必減。故以銀行盛衰可量。全國貧富余以銀

行為貧富秤權。不亦可乎。有餘財者須托此社。今世金銀變紙。御脚化羽。藏之於匣。止其飛行。有蠹魚食之之憂。曾聞滯出蝕匣娘。蠹魚食貨幣。一新以來之新聞。古之富家埋貨幣於窖中。或有藏於糠味噌桶底者。今猶然。則全指幣皆腐敗。貨幣腐敗亦一新之新聞。

二箇擔商下魚籃於鐵橋。在鮫畔拭汗。小憩熊。者熊顧八。即五道請看。為換坐之建築。常見常驚。不亦悶大乎。終於五層大樓者。一生終於九尺二間。亦一生可蓄唯財也。而已地獄之斷獄。歸於財。極樂之安樂。

因於財畢竟金為難之世情也一新以來百物皆換
百事皆改何亦不一平貧富銀行也為換也網獲天
下之通用金令一錢不落余輩手叱矣可惡繼火燒
亡亦可八道繼令得一時富不出三日必復舊裸虫
所嗜之飲酒難禁所耽之花牌難止有時被絃歌婦
招有夜被夜引娼誘同握百金先人擲却典己憤鼻
揮及婦欄裙一平貧富亦無寸益於汝社小可思以
既托万金於會社又欲得万金之心勞力則不亦樂
乎然八類道汝勿吐愚言只見酒博難入醉興只見
玉顏難為好事況以未見之富豈可飽於心乎余不

見一圓札面久矣出則遇債主之督責入則聞家婦
之不平真無有生天余輩雖常過地獄呵責富人
曾顧雖有百銀行無一裨益汝勿吐愚言八道勞則
無貧情則無富汝欲不勞得富如向大陽擲礫決無
可達之理然道余為最勉賂松魚於橫坊貪欲翁幾
十返狂駕漸借日償錢資錢僅八貫文一日奔走得
若干錢買米買塩又償借錢所餘不過一錢銅夕以
居酒一碗慰終日之勞脚為搗木肩為草畚難購一
衣身世如烟不亦悶乎八道汝勞力未至也朝賣魚
蝦夕鬻他物則十錢有二十錢之利積至一月既看

若于利小可未曾聞有以尋常之勞力致富者汝午
 到演史場假寐夜上混堂樓轉輾通計一日所勞不
 過二三時間汝勿輕寸陰汝勉汝勞立談未畢一狗
 疾來啣松魚去熊錯愕執天秤追擊道叱矣畜生々
 々々々一狗又掠一尾去那畜生這畜生畜生々々
 振棒狼狽於中路八笑道空說胡亂乃輕光陰故遇
 天譴汝看余籃既賣盡空虛也汝被黠狗技臂毛亦
 恐被撈兒奪畢九汝愚汝情直擔魚籃去今之世也
 實不可油斷實不可怠惰看即蜂蜂國音螫熊八通螫熊

蕃物店

蕃船之來於橫濱猶未久焉然舶來物之行與蕃商
 長鬚爭其多蕃物店之盛與石炭業相競其稠八百
 八街無不賣處有織物舖有雜具肆有沽酒有賣靴
 一街之中鬻蕃物者十居六七是亦新繁昌之一大
 源因也舶來之多如此流行之速如此者何也蕃物
 之為物貴品則極貴粗品則極粗富者以其貴購貧
 者因其粗買故也上自豪族下至車夫無身不着一
 蕃物者無口不吐一洋語者請看當今之大才子室
 積煉石席敷璫瑜甃有攪子卧有寢床身著羅紗足
 穿草靴頭蒙凸帽指貫金環口則啣卷烟草喉則濺

大麥酒、臙底亦印橫文、腸中既貯洋風、渾身無一部不蕃物、非舶來品者、唯皮肉與毛髮焉、爾若有以紅草、染黑髮之方、真為開化完璧人、蕃物店之繁昌可知也、阿娘紺禪多、唐縮緬番頭、縞衣無倭、永綿白窄袖、為輓夫常服、黑吳紹作老嫗正帶、洗膏滑而阿三磨、三年垢、金巾簾而變助換、七年禪、玻璃燈起而行、燈睡、燐火奴開而燧具閉、紅紫粉舶、早漆家出、銅錫字渡、沽版社興、織用機器、襦莫大小結穿、釦子紐有、屈伸雪駄肆變、開草靴肆、造弓師、化學、水鞭師、菓舖之倍、因砂糖饒、粉商之間、歸蒸麵行、百貨百物無不

薰陶蕃臭者、如諸州名產之織物、亦不挾舶來絲者、鮮矣、謂之為班織物、故蕃妾之流行、人亦有班種兒、箇是謂舶來之植民種、

蕃物店中以雜貨肆最為盛矣、正面匾油繪額、美人凝粧而必露半身、天井懸硝子彈、行人映影而真寫、全舁葡萄、名酒瀝々蜜瀉、玻璃盃碟皎々雪堆、金器銀具、黃白相照、彫珠鏤玉、丹青互輝、恰一傾歐羅巴寶庫來賣物、元非日本產來客、自有異人風、窄袖伸間挾洋語、論物質之由來、斷髮連中出石盤、算品價之幾何、購金鏤少年、擇而取其小、小指大、小環何、可知、外妾

調文買香水，懶僧嗅而拔其新。無頭髮如香油何果是愛娼，無心一片，飛影忽飄，為翼衣來曰：「有好蝙蝠傘耶？」伴磕頭曰：「有，殊有新舶，以十六骨為上等，又有十二骨改機，名絹帛緻密，柄軸堅牢，極美矣。」極佳矣。客曰：「價如何？」曰：「上則五圓中，在四圓內外，客驚曰：「汝勿言，預價雖十六年，少蝙蝠，亦亦高價，乎伴請聽余說。蝙蝠者，夜中物，振翼於白晝，近來之事也。譬如娼妓，然矣。今為芳原之名妓，元是柳原之夜娼，元價可得而能知，且減半價可矣。」伴呈笑曰：「官勿吐戲言，見者漸隱々者，漸起，則今世之常也。以農夫昇為官吏，武士降

為牧者，可為其證。蝙蝠之畫飛何足異焉？曰：「伴公所說亦有一理。世變物化，舊退新進，近頃有區鳥戶鳥等之鳥屢飛行於新聞紙上，庶民不蒙其羽翼，不能生活，避暑雨於蝙蝠翼底，亦生活於戶鳥翅下，亦一新奇乎？小厮容嘴曰：「戶鳥之出現，蝙蝠之畫飛等，不可以為奇，官之所服者何為也？為之買蝙蝠，無乃一奇談乎？」眾皆失笑。客挾蝙蝠於為翼間而去。
一僮夫來下臂於肆端，乍有人於前，容貌甚似我身軀也。似我々俯則彼亦俯，我仰則彼亦仰，我動彼亦動。我顧彼亦顧，如我眼見我客生疑曰：「伴眾或以魔

法欺人乎何前人之擬似余客伴亦疑曰何有其事
賓主以外又無他人有誰欺官客不聽曰曾聞異人
舶不可思議物來此家恐驚切支丹宗物耶看又擬
余々怒彼怒余指彼指是非施魔法豈能如茲乎余
將一走訴之於縣廳伴漸了解曰官請勿疑似官者
乃官之真影映大玻璃鏡也客驚熟視則果有大鏡
於前面客曰由之視之西洋亦神國故曰泰西亦謂
耶穌教也決非神教官何以云爾曰我日本國以天
祖大神為始祖神其神龕則一箇鏡也故國人尊鏡
久矣然未曾聞有六尺大鏡製此大鏡非有數柱大

神如何能為之或又邪教之惑人者故余將問之於
說教場不可思議々々々

記者曰曾聞此大誤認街頭新厠道東京何觀音
堂之多然不見一養錢箱是亦不可思議也遙擲
一錢而拜厠中有人適中其頭其人驚曰擲錢者
何人夫合掌道南無觀世音受納奴一錢故何有
靈驗靈佛果若靈願授奴冥福厠內時有放屁聲
夫三拜道靈佛忍諾故南無觀世音又擲一錢而
去或信乎否實有此事則惑溺於佛曰聞託宣皆
如一放屁者耶余亦將問之於說教場

一知半解通客醉步履々衝入肆頭曰薩克有耶薄
且系者有耶偶少娘在肆前客顧娘頻問之娘曰薩
克則囊之謂款客曰然々名娘頗解洋語多情亦可
想娘並出紙囊與財囊曰是款彼款是則價何圓箇
則幾十錢客微笑道娘君雖能解洋語未能解人情
囊則囊也然非此等囊君不知乎乃君愛子之戎衣
也君非實不知伴為不知也娘猶未解其事微頓作
上眉間羞色早潮全面顧而問之於母々笑不答又
問於伴頭亦笑不答娘益有羞色小厮走出曰官之
所大欲可知而已不乃拉第薩克譯曰防予客打頭

曰汝小厮曾經驗耶不然不可得而能知汝嫩少年
何嗜好好事我未見好色如汝速者娘君不可油斷母
公須能注意伴衆亦勿忽獨語喋々遂購一袋而去
小厮冷笑道汝勿侮我汝愚自許不正也汝將用之
何地非花街柳巷必淨土之隣國也謂地決非可用
於双蝶偕老之間者汝終能喪全身雖用百防瘡袋
不可防妖狐之一騙術看其數狐追汝影去哩
甲生立肆隅眼一注美人扁額恍惚有遇活人之思
顧謂乙道泰西何繪事之妙巧容顏之嬋妍風姿之
窈窕蛾眉如笑雪膚如動實可謂參造化泣鬼神矣

真與寫真之藥液留影者彷彿乙道是摸寫真影者
則觀真乎其人也何足異甲道歐洲果有這佳人乎
曰一則格勒阿巴的拉也埃及一則以利沙伯也因英
王女余曾聞之於英文典甲道文典非歷史何有其事
曰余所讀者則古文今也則亡矣伴朝道先生非誦
今之翻譯文耶或然果其然

京鴉家 一名雇人請宿

板面書男女雇人請宿六字揭之於檐端以為招牌
都俗呼之謂京鴉家一說慶庵蓋其鴉鴉曰出於此
曲朝只日記中醫生未知孰偽
稱其主翁曰親分稱其家婦曰婆耶所以有其京鴉

名者抑何也余未知其濫觴也余將問之謾索鴉聲
者閱百家之門而糊嘴於人戶稠密之地或立屋頭
四顧糧途或入厨窗三嗅遺食其性狡猾非深山幽
谷之鳥也曉鴉聲則驚人失寐花街之游客聞其聲
而漸決歸心始起身離枕藉商店之丁稚聞其聲而
先濺朝弱頻摩眼開肆戶工夫聞之檐道具而將出
裏店擔商聞之執天秤而已奔市場變助聞而汲水
竈婢聞而炊飯晚鴉聲則促人歸宿百夫聞之而皆
歸其家出入無不聞鴉聲者雖然與人戶多關係不
過僅容嘴與聲去京鴉家之閑傭夫亦然矣二六時

中容備於百家，勝手口而掌傭夫之出入，不勞其力，謀其勝手，振唇戰舌，以口糊口，是亦非在人員輻輳，地不能營其業，觀其生涯，亦甚與鴉兒同，其趣是即所以稱京鴉者也。於余又將問之，主翁大概貪婪狡猾，主婆一般多顰深欲，至其性亦與鴉不異，翁則長於切人，棒端掠人，貨尾之術，凡入此門者，皆稱謂子分，親分不子視之，子分父事之，必不久年頭歲末之貢朝，婆則苟有利己之口，忽容口於其口，苟有益身之手，直下手於其手，婆亦不子視子分，々々母事之，如未老則姉事之，翁啣烟管坐室，中央容貌尊大，而

下問子分之履歷，與其企望子分屈其脚下，頤首再拜，而謹言上親分之權如小諸侯，子分之權不異臣僕。官解束縛，民未得自由，意婆必杖長烟管，立一膝於火桶爐頭，幾度挾嘴補其夫，闕典是亦似權臣補翼上君，維新以降所以與民自由權者，勸其力食也，然有雙手兩脚未能免人傭役者，元非人間簿中人，也不是懶惰生必放蕩者流，故到京鴉家者，則皆有一種別格風，有炎天服敝襖袍而流汗來者，有寒朝着片衾衣而縮身入者，有頭髮扶疎而鼻口不完者，可知七年病癰，有顏色憔悴而言語不明者，果是三日不食或有

懷手而頰，捫畢丸者，或有開口而常滴涎汁者，或僻
陬之僮夫，未脫鄙語而貯垢於渾軀，或厄介之嫗，郎
全露愚面而宿虱於雙髻，憤風可想，雖婦亦然。脚雖
能曳鞋，裳手不能縫，糠袋口雖能喰，煨薯臙不能記
國字，應喚雖速，臂重難起，從命雖直，心慵難果。如此
惰夫如此，懶婦七髻八頭，輻輳其門，仕者雖惰，使者
必敏。昨日所入仕，今日多見黜，出入多則親分有利
此門，曾嫌才子智漢，甚愛愚夫痴郎，是恐不從親分
命也。昔日呼荏戶城為一大塵坑，蓋六十余州人民
蜂簇於此地，恰如一括賢愚尊卑來投於一坑之謂。

故今日余容嘴於京鴉家謂之，一小塵坑，讀者幸勿
言汝亦塵坑中之尤物。

親分之職與賣卜者同，其趣向相，其人指其方，即問
一隻曰：汝仕士郎乎？仕商店乎？士郎則常勞於奔走
傍管菜畝，而最要尻輕，商店則專役於薪水，且管掃
除而嚴禁朝睡。汝將孰仕？一隻啜清酒曰：叟已老矣，而
不能堪，願半日寐而半日勞。親分曰：汝可為庵寺之
留守，番嫩少年進曰：小子元某家嫡男，曾以放蕩自
戕，吾身頗觸親戚怒，不能公見父花柳之夢，變為凍
餒之困，一身不知其所措，雖然，背不能負重任，手不

能握汚物，冀無在室內執其事之口乎？親分曰：汝可為花街樓丁也。樓丁有數等：點燈、擊柝，謂之管樓掌。枕與籍謂之管衾，或管履屐，或管盂盤，有不寐番有檢立番。汝此中執孰乎？曰：皆郎所曾諳，無一不能者。親分曰：汝自今日須改稱喜助，僉夫自後請曰：奴自非負擔耕種，無一可能者。仕番肆乎？到車店乎？謹請親分之指令。曰：汝力適混堂，嬰助。汝須換一懷鼻禪，也想必古物。曰：然矣。曾祖傳來之品也。換之，奴所不忍請。幸怨之，曰：汝入女湯，有磨白膏，自有生恥色。嬰助之白禪，則天下之通裝也。汝安則為之。一少男撫

右髻曰：小可曾少學料理，願為割烹亭奴。親分戒曰：汝偷主婦眼，勿掠鯁節與蠟燭，但掠以贈余，非所敢譴。時頑書生叩門來，曰：主人不在耶？親分留守。耶曰：在。々々書生突然上肆，曰：僕略知漢字，少讀橫文。僕將就官途，親分為謀之。翁驚曰：余雖京鴉官之黥陟，非所敢管。君須問於士市場中電信局也。曰：僕懷大志，遙出鄉關，此行也實非偶然事。然東京中無一知己翁，請想之。曰：君真有學才，亦有其行路翁未知君力，故不能為也。曰：能諳論孟等如英文典，則不讓他也。曰：學猶未矣。々々君不如暫耕於鄉里也。曰：常祿

雖減士則士也何故把鋤汝勿辱士汝甚失礼曰翁
非元知君々來謀於翁也翁亦何管君速可去生悌
然發怒而去翁撒塩曰噫空費半刻鯛雖膚敗猶有
其名膚儒與膚士膚物中之膚翁亦不可焚而食將
投樺太狗乎翁未如之何也已矣

昔日公侯朝幕府也入自品川來自千佳自新宿自
板橋士卒之群四時作山人馬之聲晝夜湧潮排列
埋路喝道啓行着府發駕出入如織一日之間不知
幾千是皆一年勤番也勤番多則傭夫隨多連界大
履奴厮隸嬰助無慮數万曾京橋家之繁昌推而可

能知也維新以降公侯縮邸傭夫大減而京橋家不
減者何也一下手於居宅寄宿之周旋一容喙於權
妻外妾之媒灼故也方今都下賣家買宅之盛昨日
所居今日不知其亡也一起得幸忽張大戶縱雖紙
糊身代外貌則極富貴堂々裝威非觀物赫赫輝權
非麒麟車馬盈其門而買官之士為市不許君下一
時繁昌盛於庸醫玄關前一蹶失幸忽滅盛焰月賜
之餘溫全消而朝竈之薰烟漸寒寂々感手寥々屈
脚妻妾閨於內而外無禦其侮者門前恰如麝鼠絕
路不復見人影此家忽係國戶手或見投於新聞報

告或見尋於骨董商口與妾探客同其恥態京鴉奔走其間容口於八方苟有便我口則不曾顧人不便陷於身代限而傾家者商業赴左社而賣庫者等亦概囑京鴉如有罹其弼宰者以剥本價之一分為通規一舌而釣兩家千金而獲百金這口不亦妙口乎至妾婦之媒妁一層盛於此有買妾者則婆倒臂而狗走一瞬傳命於東西須臾而忽聚數處女有梅有櫻有牡丹有海棠百花爛熳於一室內任客擇取因花容與年絕各異其值上等則一月養金三十圓十中等而二十乃至拾五圓至下等則不

圓以則概屬此物

出三圓近來妾婦之流行與牛肉店競其繁昌苟不嘗牛股與妾尻者如謂不開化人故京鴉之活計約成自妾口亦與娼院媒婆一般妾亦與妓同其醜態或一女遇四男輪流課日常無空夜或謂月事猶不除並醜名於新聞紙收臭跡於閭魔籍者比々有焉此女也鍊甲韜面不曾知恥鬻恥女而不知其恥元非可異四男而賜一女豈無恥乎如下等則有妾環談家者或有男就妾家者一身之出入多則一物之糴糶最繁此水防雖堅或有崩堤雖小不曾壞嗚呼深哉春之海嗚呼煖哉花之夢人情世態畢竟如夢本妻之夢易老外妾之夢

愈新夢乎又夢出夢入夢余亦夢中拈筆記夢中之事是亦繁昌之一夢也如妾可謂繁昌夢中大魔捕其魔而不可不記然余亦貧未知其夢不知則不能記一夜與孤枕謀而聊記偽夢於後人如欲知其真夢須問橫坊京鴉婆

妾宅

方今女學之行也專明女子之道稍有男女同權之說然而別品之流行未曾有盛於今日者也妻有正權妾有內外一男而能守一婦者甚鮮矣蓋一男之養數女則男權之廢女權也一女之遇四男則女權

之勝男權也合算此等之權以為男女同權耶未知女權之為何物到底可謂無女權也若真之女權行豈有容易浣身者乎人之買妾也輕於娶牝猫妾之鬻春也濫於合豚兒至其輕與濫之醜態則有不可得言者昔為女子願有家今為之願有主故具女兒之鼻目而絕辨了枕藉之事者爭入妾籍父母亦不使其女一日卧空房是解匣娘之束縛而許春駒之自由以為女風一新之開化者乎由女亦有自親則仰一女之聲光而生活女則嗅數男之臭味而衣食不啻不知其恥甚則有晒其恥以誇於人者凡為妾者

元出於貧買妾者曾出於獨今也或不然無飢寒之憂者而好為妾有妻子之苦者而猶買妾今之妾多出於貪婪與情慾之中者故養金有等級而外築亦有大小都下外築之繁昌不但名公豪賈小吏舖丁猶能養焉吾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本妻

擇妾者到合山家則主婆忽飛春撒於四方須臾而引數處子來花顏競愛春光相闌梅則年未逾二七翠袖包羞滿面潮紅暗香始動春信將通櫻則柔姿婀娜舉動端正曉露洗花淡紅將滴思聞春未深也牡丹則艷容富麗妖色灑落巧笑多言平氣吞容十

分嬌態獨欲專春也海棠則淑姿嫵容翠眉涼眼一枝帶雨晚粧如流立百花間將單春籠或有繫根柳筓眉痕流藍嫁期既過餘花猶可醉者或有面粧春容額生秋波楓葉飽霜殘紅將凋者或陋巷君子花為父賣愛或幽房隱逸花為母鬻香四花五芳六笑七媚花耶々々栖花人賣花春耶々々孕春人鬻春花與花爭花春與春競春買花客買花迷春人迷春買花乎花能語愛春乎春猶笑吉原之花雖美一花而有常宿數鳥柳橋之春雖艷一柳以難專繫一駒只那橫坊新道之外宅獨擁春於蘭燈暗影之閨

儘弄花於一刻千金之夜痴蝶晝寢無人誅之愚蜂
夜狂無他妨之花煖於春々深於海大平之澤可浴
極樂之夢可結澤則雖深夢則易醒為雲為雨名公
鉅卿傾家傾庫番頭手代官之所賜主之所給我不
私之我受養彼々喰彼飽我飢我斃偕老之契未老
將絕同穴之盟未乾易破比翼之鳥別而孤飛連理
之枝離而獨榮運命若至此人以為如何有人戲曰
當妾飛家傾之世如何本妻之不動余亦戲曰汝小
子妾々勿易妻

橫坊之隅新道之傍格子戶深鎖黑板塀高掩居戲

衡而非行商事學妓風而非鬻絃歌宅之美如新柳
橋頭之小船宿趣之閑似墨陀水上之一別業園有
小砌竹疎松暗花有盆卉梅薰蘭秀比翼屏間閨煖
思深船底枕下波穩夢平真是人間世界之小仙洞
也一室之內浦灑耀妍博山常貯烟膽瓶長挿春壁
間鈎下一雙三絃壁下安置一方火爐鉄瓶吹笙銅
鍋湧潮樓上別設小長信官玻璃之窓纏繡之席言
酌言醉言歌言舞春宵甚短晝寢最可寤則聞春畫
本倦則歌淨瑠璃未曾穿縫針未曾執箕箒驕恣懶
惰理枕籍塗脂粉之外不為一事故侈粧飾唯其所

勉也寐必有八丈寢衣長一身半行必有縮緬半衣
必長其雙袂臂能掌一家之興廢而媚笑辨全戶之
衣食優游以送光陰於適意中寢常遲而起亦必遲
晚鴉噪屋豆膏屋過旭日射窓賣菜買來深閨天漸
明玉枕夢始回先呼金筒紅唇吹烟澹々縷々嬌面
乍迷真是曉靄罩梅疎影將埋一欠一伸晏々起身
雲鬢稍亂髻根殆傾恰是雨濕海棠紅淚如滴寢衣
甚長裾尾掃席帕帶未解結餘垂地口啣楊枝肩懸
手巾左手支額出深閨來知是宿醒未全醒也尚見
孤蓮抹紅醉痕未消牡丹含烟嬌容猶嫩阿三奉盥

老嫗奉嗽已茶已飯早已抱牝猫假寐於爐頭聞得
門前憂々履音請恕一聲挾擲匣來者女剃師阿清
婆也日廻妾宅妓戶而欲飽昨宵之餘肉性極狡猾
口頗囁囁飽妬近隣之富貴細諸娘儕之美醜演戲
評判寄場工拙喋々說盡實隣家放屁論無遺焉是
即妾宅之一幫間也遂使清婆梳翠髻去點雲盈把
香露濡擲理粧鏡面雲亂雪凝嬋妍相照形影鬬真
妾少仰曰頃日之鬢則髻根緊急鬢甚上矣請緩髻
根一階低髻婆曰一新以來鬢風亦變添假髻挾叢
髮不用一鬢形且鳴田之大倍十年以前之風古愛

高髻今好低髻一頭髮而猶有高低之沿革他物變
換亦可推知故本妻降權妻昇亦時勢之流行謂之
無理者乃因循之隊長也娘公亦可逐那山神謂本
削權字婆若得潔白髮之方亦可能擒一下等官方
今耕夫昇倒鉅卿等尋常一樣之細事從人賢者難
獲大利甘附驥尾者鎌倉時代之舊弊也如不退人
已不能進娘公思之婆亦欲其利戶外時有一男商來婢
出曰不許男子入妾門則當家之嚴制也子將有何
用曰貸本賈喜十也携新花曆貳編來請奉之即擲
數冊而去時恰全髮梳了鬢已成矣妾執一小鏡與

前鏡合照曰誠佳矣好風可愛婆曰娘公既過二九
若為半筭許則必可添容色也嬌姿真可想速可運
山的廢止之奇謀也妾執花曆曰妾身元非謂賤當
戊辰之兵亂朝野紛擾父斃於上野兄死於東鄰妾
携慈萱彷徨於各處環帶欲死實數回也唯因慈萱
在死亦不能果靜這思之恍有如夢妾幸以知絃歌
一入歌妓籍邂逅遇官恩顧母子得再見天日今而
思之先不死者妾之僥倖也妾身上真如這稗史然
人間万事塞翁之馬妾若卒得結圓髻必設一大牢
以饗婆宜待嘉期也顧呼婢道時既過二時好取一

浴早治晚粧婢整手巾糠袋了則時器鏘鏘報三時

終日不知為一事可知錫商鳴鏡呼阿玉來

蘭湯浴來玉顏拭光瑠璃露薰白蓮滴香紅粉既施
靚粧始新起而更衣坐而正襟時已黄昏新月將昇
忽聽雨滴數点低々叩扉妾傾耳道是即大君陛下
之臨幸也妾牽袖迎婢秉燭邀相與擁一桶爐將謀
一酌執手累膝妾繼郎黏一杯互吸一嚙同啄恰是
翡翠拾糧於晴紗鴛鴦合翼於暖波妾微含愁曰前
夕待君久矣君何未來也郎曰卿勿疑強遣游朋某
誘不得止而散步於近街歸路過夜一時故不能訪

也卿又勿疑妾埋腮於襟間曰君何吐無根說君樂
則妾亦樂憂則亦憂互不相避者所曾誓也妾故叩
肺肝竭之無一所秘君心猶春蠶帶淡靄不曾露心
頭自如與妾有隔意然竊聞昨日君携尊姐手觀演
戲於金杉何等快樂君若思妾何不使妾侍盃酌若
與妾之間則亦繩誤結之惡緣也君既不顧妾々難
換他妾初若知令配在豈至眷戀如茲之深乎妾非
敢恨春寵薄又非敢怨尊姐嫉只憂為妾起大家之
風波妾身如萬蘿纏松梢且容易芟除何又用斧斤
刺我胸妾未到柳橋也既已決死幸免墮焰魔名簿

而飽煖至今日者實君之殊恩也妾今死有何憾若有君貞松益繁而益綠雙鶴偕棲唱萬歲妾縱在黃泉下何幸過之妻私有所思君快盡三酌而可速去也暗淚一霑早已滴郎膝頭郎摩其背曰卿何起這隱憂郎既有所謀卿必勿憂先曰無配耦則全郎之誤也然非敢騙卿只恐生狂風於雙蝶之間故獨抑我苦胸不敢告真也其實出於郎多情郎心亦可想也共嘗顛風埋雪之苦難而梅朵始將孕春今而卿謀不良郎亦可共死也雖然郎少讀漢洋之文以得與國事郎而若踏桂川之舊轍不獨污吾名至澣日

本國之廟堂制雞何世人之期未來空害生命者野蠻之惡習而開化之所笑也知此理何卿亦思之且本妻者如床上盆石畢竟屬一飾物也無固不妨有亦無害山妻則親戚之一子也父母之命不能拒而暫從其意耳爾如出於郎意豈抱如石地藏化物者受人愚視乎幸有那大鯨母在故鄉而罹病之急報恐出將名歸寧放逐之昨到戲場者暗使永訣之一別盆也去而後統々永夜共嘗鴨鍋之新味卿百勿憂妾故振淚後泣必偽曰君何為其事妾期死者固為安尊姐也尊姐果去妾有何面目能到大家妾

身到底不免死。君幸憐妾死，請可止。尊姐之歸寧也，君何為其事？歔歔涕泣，伏郎膝頭久矣。巧言令色，鮮矣實。郎曰：「既已告之，故鄉今若止之，却生狐疑。卿暫可忍，郎更設兩全之策，請願取快醉而一睡。妾揚眉道：『君意誠然，心肝可愛，談將畢而情未盡。』婢隔枕屏了了聞之，以為何騙術之巧？婢鼻縱雖低，鬼女亦有十七春好摘。隣家嬾郎，可使築一小宅，常聞人好事而為指隣花之思，空費一刻千金之春宵者，婢之愚也有策。々々獨語悄悄，拔足而去。」

一女有四客輪流課日，二來妾宅，二就談家一人而

一月之好遇，不過六回。四六二十四日，而除那水日，則無一空日。尚有白晝燃燈於閭魔堂，或弄了一客而後，竊洩春於夜娼院者，淫窟之深，醜態之甚，不可名狀。妾飛入車而迴談家客，照春薄而訪妾宅，動則有客誤課日，痴蝶與愚蜂爭一花，狂顛驚四隣者，往々不少焉。一人直課而來，妾執其手，道：『曾為夫婦之誓，則天之所知也。然君不顧妾々，若非仰君恩顧，何以能養兩親？君食言不賜養金，遷延已跨二月。君性元非恪全生秋風也。君心真然，訴之於官，仰公裁。』君何薄情？妾心却紙。客傾囊底，出一圓余金，曰：『郎非敢生

異心，不幸商法齟齬，正有若干損故，不能顧卿也。請以之支三日，郎更有必勝之商謀，事成必築新宅，以養卿。妾道君不破盟，妾亦何背？只憂父親憤君不能解，父怒而後快。酌三盃，恣逐一客，又迎一客，先呼老嫗，命一鍋肉與一外酒，繼着寫真，軟語裝情，仰天亦道：願為夫婦，所命酒肉未到，又有剥啄之聲，妾傾耳，感額以為叱壞矣。那且的客來，妾設術道：酒肴甚遲，妾手能辦，君請待之。妾下樓迎客，道：曾約寄場行，猶未果。今夕幸有閑請，直相伴，妾道：生憎，慙萱不

在，請願期他夕，然則可止。謀一酌，已將上樓，妾扣其袖，道：家翁深醉，怒氣發越，漸撫而所令就睡也。君請須臾待，其熟睡有婦，又叩扉問曰：名娘某之家乎？竊聞良人與君親暱，良人以君之故，不顧家事，婦非敢嫉之，只憂一家之興廢，願欲與君結姊妹之盟，以聘君。請君許之，妾一驚一疑，狼狽不知所為。一婦又潛檐下視之，而以為是果我痴郎之暱婦也，且一喝罵以散宿怨，嫉妬之念勢如燃髮，豎眦裂乍，變鬼女突然，蹴破障戶，來直搗妾，髻根大鳴罵曰：汝痴虫，汝畜生，飽誑我夫，一婦三兒為汝將，飢痴郎今夕又

盜婦衣，出與其金一圓五十錢，亦必投遠，畜生痴耶。
焉在汝必匿，那壁樹合汝與痴郎一口嚙殺噫，怨噫。
恨一士客亦敦如，發怒曰：若惡婦亦能誑余，若既有
狎客，又與余為夫婦之誓，飽撮余鼻，欲掠囊底，何愚
弄之甚也。乍振一拳，將撲妾鼻頭，鼻元紙先婦止其
手，曰：請為婦免之，娘固雖有罪過，其騙者士之過也。
君若欲報其怨，恐鳴君汚名，君請忍之。一客又下樓，
曰：汝等獨譴妾者，何也？妾乃余命婦也，既有一誓書，
汝等恣弄之，聲謂姦夫可矣。余為妾欲報離汝其食
之，固拳頭而將，枕士客一撲，一抑或泣，或怒，男顛女

倒，四人激鬪於樓下。忽有人於戶外大喝一聲，巡官
將叱咤入，妾驚匿於廁。一婦入壁櫥，一婦潛樓上，一
客傳樓欄下去，一客破背戶而逃。

新溫泉場 附深川

都下混堂之繁殖，比之於慶應以內，幾有三倍之差。
府內人口減其半，而混堂倍其數者，非因不能貯浴
桶，貧戶之多，必屬欲洗舊習垢者之多也。輒近又處
々有開溫泉場者，各以諸州有名之喧池，名之曰伊
豆、七湯。曰：有馬溫泉，曰：何曰：何蓋汲其溫泉，或湯花
來和之，於湯中云浴，其溫泉不有異尋常混堂之湯。

者是亦不過汲商法開化之流而一洗人耳目以欲掠黃金之垢也而已方今以開於深川仲街者為巨臂深川曾狹斜之地而妓院之熱鬧絃歌之喧噪一時與芳原頡頏人之所知也距今六年前罹大火災多少樓館盡屬灰燼當時官專欲正都下之弊風減花街柳巷之數不許設地妓院之再築此地元芳原遇火災者出借宅之地而有異他花街者故始終附以借宅名官不計再築者亦以此故也於此妓院遷他狹斜地繁華之大廓一朝而為草蕪之小原荒涼寂莫不聞絃歌聲久焉偶俳優澤村氏欲開新戲場

而未成故開溫泉場以欲挽回仲街之衰勢也建築之風如一妓樓接樓有數箇小茶店各店辦酒有且蓄絃妓亦不異花街之茶店此樓元可浴又可醉又能可睡凡人間快樂無如浴醉睡三字一樓而鬻三快者亦新繁昌中之一洗舊湯也

溫泉在舊妓院之跡

旧名櫓下乃旧甲子樓之跡也

樓面正東起基

礎茶店魚亭圍一混堂并列於三面中央開小園幅員數畝以供浴客游步之地雜木杳疎衆草蔓蕪盤桓足以消微倦全樓之建築雖不闊大室房佳麗亦非小妓院之所及正面則脫衣梳髮之室也左有湯

槽築以香水掩玻璃戶。湯槽廣方十尺余。浴客無背
摩脚接之混雜。雖十名同浴。寬裕猶有餘地。如他混
堂。頭觸陰囊。尻上眉額。欲洗垢泥。於垢醜態。不可言
都下雖混堂多。專主香潔。儘得寬浴者。特此樓之所
獨也。客亦無如放尿唾於槽隅者。槽側之板地常清
潔也。區畫一堂。作兩湯槽。以別男女。隔以玻璃戶。爨
竈設於別室。而通竈筒於槽底。因以潑湯。趣向全擬
自然之喧池也。設客席於樓上。留浴則貸一室。不異
旅店。浴價則每客收三錢。不敢限浴數。至一周間
則減其幾分。蓋角湯槽之樓。則待專浴客也。接湯室

有一長樓。因廊與湯槽相通。樓上設二十箇餘客室。
亦與妓院閨房一般。相似。樓下則茶店烹亭也。各戶
雖有區畫。恰如一家。昇降共階。客室互用。每店無私
有室。使客投席價一片。有客迎之於樓上。而自樓下
送酒肴來。足不踏地。百事辦了。最謀游蕩者流之便。
也。故來客不歸於浴。而歸於醉樓。亦名溫泉。以欲釣
游客也。概言與一大船宿同。其趣客亦有其風。一室
內財主携兩妓來。軟語溫存。雜以戲謔。恰報蘭湯已
薰一箇布袋被。兩天女手扶徐々下樓。到湯室樓婢
早捧浴衣來待於戶外。真有公族之思。取一浴來。盃

盤亦來。酒肉正沸，絃歌亦湧。墨陀飲昏之舞曲，當八
五文之拇戰。五舞六曲，七拇八戰。財主跌坐中央，傾
幾大白。嬌笑嬌媚，圍繞助醉。竟日之大宴，財主鯨飲，
昏醉如泥。左手拘懸一妓，肩右手摩觸一妓，膝骨軟
魂消恍惚如夢，又更張長夜之宴。是不唯痴蝶羅微
蜘蛛網全陷茶店之米櫃者也。此樓常聽客流連連一
句，非敢所辭。一種別樣之妙樓，而春宵專游家之妙
窟也。故擒絃妓者來此樓，援處女者來此樓，挑乳母
者來此樓，騙寡婦者來此樓，加之多少，樓婢妖粧盛飾賣
媚呈笑。一男客來，則群婢圍席不解，是亦可來而說。

者也。上此樓者，一係愁腸之洗濯，一係財囊之掃除。
溫泉亦不啻浴一身，兼可浴花情。於春露此場也。須
換浴一字，稱春深川之慾。浴與慾通場

新市街 附歸商

一新以降都下事物日競新開，月鬪繁華，最著明者。
市街之新開也。曾聞都街數不過八百八街，今算數
則有一千三百七十有三街，五百六十五乃新開之
街也。自有地稅之改正，屬私有地者雖彈丸之地無
不課稅。故公邸侯宅競開新街，以為貸地。邸地之大
者，縱橫通新道一邸，而有開數街者，如愛宕下坊大

小族邸並列而不曾見一商戶者今皆為繁華之新街自芝切通至新橋通百貨肆店櫛比列軒不見族邸之趾新街中以愛宕下坊為渠魁有小川坊有神保坊如蠅壳坊濱坊則位都下之中央而為新繁華之最第一其他向山手尚有許多新街本所深川亦可以為多焉在舊幕府則公族邸舍裝武耀威不許商賈猥入邸內今則皆廢舊制專謀損益貸其居宅賃其牙房表門之番所為輓夫役夫之居後宮之長司為木匠塲匠之宅假山剩水為割烹亭之庭玄關廣間為寄留客之宿武器庫變曲物庫演武場化演

伎場夜發蕎麥鳴鈴出自表門按摩坊主吹笛歸自裏門看樓被牛肉店領離亭被觀鏡肆掠既無肥馬奴養乳牛庖有肥肉丁割巨難待合茶店借會計役局未免賤賤之事診察醫者奪留守居宅常多留守之日勤番長屋為外妾宅無女絕時作事小屋為牧畜場非人住象猿樂臺之趾桑茶既茂黃茶寮之地菜蔬正肥一邸之中無立錫之空地又連背坊新道從街曲折並建裏店邸主恰如地主之賃居龜縮於邸隅全一變舊族邸之景況如小華族尊姐親執其簾不過一僕一婢商業如此雖日月盛住新街者十

中八九屬新商人乃歸商之徒也商業本士族之所
短而市民之所長也以短歎長固非廟筭之善者也
故失資本金歸鄉里者比々有之是因有目途未全
立而直欲獲大利之蔽也新街肆店昨日所聞今日
乍聞者不勘矣爰寫一新商店略示其意余思新街
之繁昌未可謂真繁昌非真繁昌而猶有此繁昌者
亦可謂繁昌都中之一新繁昌

一商坐肆無事可為聞新聞紙讀近世史算盤牒簿
被蛛網縛商業甚閑假寐倚膝欠伸肥腕時号砲聲
忽驚耳來遽然起捲額時器螺旋呼婦督促午飯命

婢烹煮牛肉坐飲卧食肆前寂無來客物品半埋塵
埃午後偶有一客來曰某品有耶價如何肆主頭甚
高難_レ磕言甚驕難_レ唯貼坐不動曰有々然價甚不廉
君_且那_二難_レ字_一有意宜購客曰汝伴頭勿言豫價須減
其幾分汝伴頭勿欺人肆主肚裏怫々怒氣如燃以
為汝士也我亦士也我繼為商何受汝侮_{此心不消}
忽發怒聲曰余非強鬻子若無意不敢賣也子宜問
於他店余店品決非為高價子勿吐暴言客笑曰余
固可到真商店何借汝命欲去而道汝斷髮頭顱倨
傲尊大思歸商未久也十日所見未脫頑士之暴風

嗚呼危哉汝以這暴風能吹倒身代又一婦客來道請與返魂紙肆主徐々漸起與之客去擱價一錢道賣一錢價物總有一分利噫商業之困難終為一錢被婦人役噫商業之難堪不賣固歎偶賣亦歎婦在室內垂帶長裾粧真乎尊姐面而有事必呼阿三著顛亦使阿三起之未曾自執事暇則講稗史倦則習絃歌常喰煨薯而不知身代日瘦尚顧婢鳴不平道三不聞耶新富坊之戲場大有觀客本邸謂田之尊姐既一觀來何等樂事不亦羨乎我身在十年前則每演戲交換無未曾一觀時勢變化雖不得止為

武士妻而至憂米櫃有無不亦悲乎永在這苦界生命亦感宜賣却櫛笄一到戲場夫傾耳感額曰我身上豈遑顧戲場乎家祿奉還之資金既已食了半額々々空化物品假寐於肆未償十資之一若賣這物又無可食者實如呼吸減不堪其憂余熟思將來到底商業非可能為今速不絕商念恐至飢渴婦曰佳矣妙矣盡鬻店物猶有若干金何必至飢要固不欲商君請速賣却店物以其半價充官途資本可速出而仕也妾聞官在資本多寡不閑學問工拙君可能仕何難之有夫婦合議而賣店物盡此店忽閉無再

閱期然而因電信恃朋友日夜哀訴於權門竟失資
金於奔走中身衰力盡衣敝食乏悄悄再入新街而
潛一裏店夫挽車而士却載商賈婦提籃而身始買
味曾素餐之夢全覺而漸知力食之味於此乎亦始
可知商之難也但諺云艱難一可遇愛子必勸旅宜
哉言乎余於歸商人證之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終

明治七年十二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